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范純仁爲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紀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召范純仁爲左僕射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闔很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純仁辭不允入謝太皇太后宣論曰相公且與呂大防同心協力編年備要云時知穎昌府亦內侍齋詔賜之令乘馴壯闕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相公名望眾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自何足以當勸獎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狀云上遣中使齋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爲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鼎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陳桱通鑑云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謂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爲諫議

大夫純仁日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
防後十一月卒以揚畏爲禮部侍郎范太史集載元祐
入年范純仁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
拜右相詰日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獻勞於求賢職在論
相眷言舊德還復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
仁秉心直詐履道坦夷寬開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
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少贖藩屏介圭修數喜
見儀型公衰言歸益隆禮貌是用延登右爲仰應中台
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以代
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淮賢能後傑盡其用
則陰陽寒署得其和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至公不
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厥彈乃心無皙朕命
續宋編年賫治通鑑云令陝西沿遷專行鐵錢案宋
史戊寅令陝西沿遷鐵錢銅錢悉還近地王華隋手
雜錄云陝西每州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千文可換
凶常司指揮請收勿出銅錢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
將不用矣家家賤蓄銅錢輕用
鐵錢由是鐵錢閏而物加貴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午朔

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視事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彦劉奉世入崇慶

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為太皇太后於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宋范忠宣言行拾遺錄引長編公等作公事）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

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據邵伯溫辨誣并蔡惇直筆刪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實錄太皇太后謂呂大防等必不相見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預言之今止從實錄係之二十二日

戊辰太皇太后服藥肆赦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藥肆赦（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體前此大防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毋煩省覽宜諭太后今日脈息平和延福宮奏章已得吉兆

畢沅通鑑云戊辰赦天下長編不繫日依畢鑑附戊辰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兩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紀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禱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災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晝夜不息畿內京東西淮南河北諸路大水詔開京師宮觀五日所在州縣令長吏祈禱宰臣呂大防等待罪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子朔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聖體見上於崇慶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爲之柰何應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太皇太后崩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鑑畢仲游宣仁太后哀冊文作九月二日癸酉崩于壽康殿然考錢氏朔閏考是月丙子朔無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冊文所載干支恐誤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通鑑均與此同［案］宋史宣仁聖烈高皇后列傳云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

己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詔園陵制度

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紀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欒城集改園陵爲山陵手詔大行太皇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遵先后臨御之常儀逮玆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旣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尋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書而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案〕紀事本末此注見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王申軾知定州下紀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繫知定州之文是必長編兩存紀事本末因兩逮之然考長編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詔不允政目亦二十八日書軾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紀事本末刪去不錄〔又案〕王氏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元祐八年尋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廿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云去年

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據此則九月十三日為不課又考東坡集卷三十三載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不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為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以此為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而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何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權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

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
可謂親近方當成邊不得一見而自行況疏遠小臣欲求
自通亦難矣易日天行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日帝出
平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令陛下聽政之初
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道將帥之故事而
饑行垂條不得已之此朝廷有識者所以驚疑而憂
應也臣不得上殿於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
天下蜀目之際所損聖不小臣巳於令月二十七日
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者本侯上殿欲少效愚忠今
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廢此言確陛下察臣誠心少
加乘於古之聖人將有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
觀封則萬物之情畢陳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
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而作故無不成臣敢以小事
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立觀
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者常故也
卒者者務負形雖國有土所未盡而手旁觀者常
書之何則莽有意於而爭旁觀者無心故若人土
常靜而無心下具孰欺能之漢景帝即位初用龕
錯更易法令削諸侯成遂七國帝變景往來兩宮
寒心者數月身不敢復兵武即位帝未幾遂欲用
兵戰鋒四東終連禍結十三餘然後下哀痛詔封宰悧
爲富民侯以兵此知古者英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
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
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

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
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
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候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
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
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
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
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
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
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親萬一之刊而得不哉之
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寄利之臣軾進此說敢望陛下深
信古語曰守中醫亥隱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
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竊以此疏證之擇知定州在九
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毀面辭之指盡紀事不載至
六月一十六日恐卻因九月二十六日誤九字爲六字
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應有新切字也又長
編原書及注中所引讀禮書論漢唐正史狀其文末列
未知是否錫氏仲良制去抑或李氏長編本未取其文
令據東坡集中所載併附錄於此東坡集申省讀漢唐
正史狀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
狀申昨準內降宰臣呂大防詔于奏臣每旬獲侍經筵
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
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須聖覽者欲乞指揮讀講官同
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

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將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郎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

謹申尚書省伏候敕旨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

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難致也顧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旣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加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旣

沒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
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
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
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
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
先者英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求三后臨朝
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
養之持勤勞親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
豐共未神宗寢疾病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
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請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
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
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毫髮假
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延之
故疏遠隔絕魏王病飢殘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己革
然後徐王得人進退輩臣必隋天下之望不亦意爲譽
怨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民能道之
臨朝九年未宮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心所以姆
此者豈有他哉凡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昔一意保
佰陛下也故身常其勞苦使陛下享其安逸釐章獻明
蕭時親纂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求革故小
人不能無怨令太皇太后臨朝以來左右請其一切拒
逆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之怨而使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
德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

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心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敢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

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恐姦言邪說纔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則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書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恩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教之改道以補之亦無及矣夫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迸其根者久矣

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而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紀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夜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復詔發揚

太皇太后聖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
所閒然然而臣等循言及此者竊聞以小人衆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
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閒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
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恩
取進止貼黃臣等伏見英宗卽位之初小臣有張唐英
者上慎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雖司馬光先
言之其後建議者上誤英宗追尊濮廟舉朝皆以爲不
可朝廷雖盡遂臺諫而言者不息英宗終不能奪衆論
聖意但悟快而已及神宗卽位深悔英宗不從衆言遂
擢張唐英爲御史而司馬光大被信任令小人進言臣
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頒言者亦慮朝廷臣有其
端則忠正之士必爭論不已不惟上撓聖懷亦使天下
閒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復收陛下他日追悔無及臣
等憂濯危懍實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積宋編年資治
通鑑蘇軾先約祖禹上章論列軾章己執見祖禹章曰
公之文經世之文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
言皆可行也竊顥時名於臣下加一等字畢沉通鑑云
戍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懷顧望莫
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問爲書乃上疏曰
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云云同又案編年備要云
祖禹懷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據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
云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爲
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內守之以文由眞宗至

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
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
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
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
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
業非難守成爲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
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業
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
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
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
飭聖心一言一勤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
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
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
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
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議
曰南朝遵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教燕京留守使戒邊吏
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
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爲陛下立太平之
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
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
改爲恭已以臨之虛心以慮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
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諫善察納讜言則羣臣邪
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
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

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苟身日虛一而靜讀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於動故不便於靜惟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己有所希冀於其聞矣若朝廷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聖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如以臣言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以侍惟疑不敢自同於眾人恐有姦言邪說感誤天聽故臣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雖是儀型仁宗法則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臣伏以太

皇太后保佑聖躬於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
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追及然臣於此
時以無可疑而為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
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
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
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
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
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
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於
民有害即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
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
更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

慢無禮呂惠卿姦邪害物蔡確毀謗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自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臣又聞昔者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見情偽降詔止絕應明肅皇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度越古今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

庚寅監察御史來之邵言著作佐郎張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質獧薄士望素輕雖經權用資格猶淺平居惟以附依權貴供撰書疏以謀進取爲事故縉紳之論未嘗少與其爲人而執事大臣獨以爲賢也望寢耒成命以慰士論紀事本末卷百一侍御史楊畏言張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論喧然以爲未允按耒雖精工文辭而素行輕傲言揚歷則資淺論人才則望輕止緣請謁宰臣執政之門或造膝密交或代爲文字故大臣力爲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罷耒新命以協輿情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

公耶蘇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與聞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為吏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原注此據邵伯溫辨誣及聞見錄范純仁墓誌行狀言行錄參修）畏尋上疏（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畏為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據王鞏元祐八年補錄十二月事今因畏遷禮部侍郎附見補錄稱禮部侍郎楊畏則畏遷禮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庚子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詔八路選人歸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呂大

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亥朔〕先是樞密院出劉瑗等以下廿人姓名并換入內供奉官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內侍省押班權入內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命既下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紀事本末卷百一〕戊戌執政同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爲京中闕人兼有近例大防曰雖如此眾議頗有未安忠彥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爲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眾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聖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卒然施行爲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瀆聖聽此實

臣罪今若不從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專益滋章於體不便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旣退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相慶（紀事本末卷百一）翰林學士兼修國史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內人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無不藉藉私議深以爲憂（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朝廷全無紀綱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爲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伏望聖慈更加審察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報庚寅遂請對垂拱殿劄子（案范太史集論召內臣劄子爲十一月十一日此論邪正劄子下注云十一月十六

日崇政殿進呈奉旨留中據朔閏考是月己巳朔前丙戌為十一日此十六日庚寅也據補庚寅二字言臣伏見熙甯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制〔案〕范太史集作舊政故多引小人以誤先帝〔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動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啟導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至熙甯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論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辭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敎保甲於河北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早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懸九

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咸賓惟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終改法度爲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紀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爲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爲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論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枕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官宦同一敢以盡與亂同事末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職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變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甯元豐間內臣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涇原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永樂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役爲國斂怨此三人雖加誅戮未足以

謝萬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發勳雖憲己死中正用臣
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無
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二人中外正
不駭悖既而閭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羅三人以舍
人子詞頭且輟然前來指肆首達故事又李憲王中正
之繳既得人作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
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聽政之初外逐蔡
確章悖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外皆無凶
人故天下安靜近古內外肅滴末有如令日也陛下誠
能聽臣之言悉追罷用內臣指揮太到別與差遺已人
者復援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須聖德萬口一辭上日所
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欲各與差遣酉祖禹乃退又案
此爲論臣官劄子范太史集令於此劄子下注云與論邪
正劉子同日上紀事未載中附此而續宋編年賁治通
鑑於文多删節今振集補錄之案漢之基業壞於
元帝下有東漢鄧后臨中官用事手探王爵口舍
天憲順帝云後五侯專朝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
下子弟以劄剝百姓毒桓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
之者親藁宗大考竄獄流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
起朝及五及袁紹誅臣吏竄帝播困饑而曾操因
之以崩離又唐亡之禍官基於奔下有云肅宗任李
輔國云云疾輔國以兵劫遷元於西內殺張皇后
及二年寢以憂崩肅宗以駭皇帝天子上不保其
父中不保皇其身下不保妻子由用貴輔國一人而已代宗

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
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
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
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
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
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
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
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
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執遷
昭宗遂弑之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可不
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
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
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
足以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
以使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
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
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
交搆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
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
肅清云云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所以維持
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
之尊業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
正天下心服也陛下可不愼乎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
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進一賢行一

善先騷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
無復綱紀如良宰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
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棟
勅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
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己不信在
前豈得便心服平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譬之隆非臣
之所知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
知其必未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之欲治遠者
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王人堯舜畏之使人孔
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
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者雁娱其耳目使日新月
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
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濯則吾輩疏斥矣士戻
以此固其權寵故能事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
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聚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上
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與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
太平之樂終以憂勸損壽凡不便之事皆羣小所為而
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欲陛下復近小人
蓋以此也云云萬口一辭下有云以爲至美乃可以解
衆庶之哉流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
自閭近日兩奕指渾以來外議洵洵皆云大臣不能爭
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遊中人莫敢一言但
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之知必不爲臣侍經筵八年日
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

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口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取進止

十二月(案考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辰朔)乙巳尚書右僕射呂大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書爲國朝大典仍乞修史院官兼領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畢沅通鑑云甲寅倣唐六典修官制蓋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十一日甲寅下詔置局也)

甲寅詔令於祕書省置局差范祖禹王欽臣充編修官內范祖禹兼領同報文字宋匪躬晁補之充檢討官仍具畫一申尚書省(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己未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案降授通議至霄宮十一字據十朝綱要補)章惇復資政殿東(案東字據十朝綱要補)學士(長編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知湖州復提舉洞霄宮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復資政殿學士)散官(案散官二字據

十朝綱要補

呂惠卿復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長編卷四百六十八元祐七年十二月辛巳詔呂惠卿除光祿卿分司權給事中姚勔封還罷之原注云入年十二月十六日復中大夫崇福宮[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復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呂惠卿王中正告詞皆不聽太平治迹統類己未權給事中吳安詩言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差遺依舊所育錄黃未乾書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

王子韶除集賢殿修撰長編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入月甲申王子韶罷祕書監原注云入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案]宋史本傳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集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法

丙寅朝奉大夫郭知章奏臣竊見大河分東北之流數矣議論蠭起上惑朝廷之聽至今未決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賦租蕩析田畝其害不可勝計臣以謂地形有高低水勢有逆順河道有淺深河流有緩急利害皆可目覩方茲隆冬霜降水落復槽則利害猶易辨也臣

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村淺口度見水之趨北者纔十分二三然後知大河可以閉北而使行東無疑也今東流之河郎商胡之故道詢諸父老具言舊行此七十餘年矣今者水之復行天也殆非人力也夫東流之利甚博其大略則存溏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復民田也至隄防之費兵夫之役官員之數芟草之用所省不貲則臣言爲可取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監相度施行

長編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導河東流之議無功原注附載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奏疏今據原注輯此又見三月癸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歲河決內黃長編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廣論河事不合水官卒建東流之議已而河決內黃俾孝廣按行因得行其素志宋史本紀是歲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河渠志二五月水官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

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闞村宗城決口復行
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
寅郭知章奏云云於是吳安持復兼都水宋史馬默傳
初元豐間河決小吳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
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
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復故
道爲長閉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
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復使之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仁和張大昌輯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九

哲宗

紹聖元年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丁酉日下原文有云詔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是四月以前當稱元祐九年穐考長編元符元年六月戊元其正月上已書元年北當依彼文例書元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酉朔己卯責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許於本處居住張誠一追復舊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九元祐六年戊戌朱光庭言張誠一邪險乞重行黜責原注六年五月十八日責授客省使太平觀紹聖元年正月七日追復舊宮

庚辰議開雞爪河長編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丁未范百祿言回河原注趙鼎臣河渠書云八年四月吳安持奏乞開雞爪河又紹聖元年正月八日有開雞爪河事與鼎臣所載不同案原文已佚畢沅通鑑云水官請權堰梁村穢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同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以為東流闊處無二百步谿以據水何可勝約去歲嘗聞羅

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曰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恐閉上壅橫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眾相論難累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日將濬雜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日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後罷

丁亥左司諫虞策言今歲大河水入德清軍城一城生聚被害者眾蓋是水司失於預備若遴臣僚與熟於河事之人仔細行視必可以見得將來水勢所向緊慢於逐處州縣鎮城預作隄防免公私倉卒受患詔令都水監丞鄭佑等并本路安撫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聞奏先是都水司者吳安持奏案宋史河渠志二安持言近準朝旨已壅斷纘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隄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三省即令安

持與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時蘇轍以祈穀宿齋不與也案欒城集穎濱遺老傳云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淸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齋宿郎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是月癸酉朔八日爲庚辰日也呂大防爲山林使行有日矣轍見大防於待漏謂及河事大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范純仁舊不直東流議轍告純仁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純仁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卽議於皇儀門外而再降指揮使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議可卽一面施行有異議疾速聞奏純仁始意與大防背至是乃相信服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戊子三省言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趙偁言恩冀舊河既已淤澱內黃宗城不可復塞而闞村一帶乃大河所行

之道欲乞纔候冰消即開閼村等三河門使伏槽之水就不順直卻行開濬瀆淵故道準備分播漲水是時水衡銳意回河論奏以千百數詔李下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爲解佴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卻之因復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搔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道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阨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古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口廢上下約門閼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議以

北流淺小可爲軟堰權閉漲則決之趙偁上議曰臣竊以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能去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例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可矣於是詔罷軟堰五月水官又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偁爭不能涉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干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郡浮梁幅員數百里縱橫散漫漂廬舍敗塚墓遺民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號之聲

數里不絕是年冬水官請因河狹淺權堰斷使水勢入孫村口是年偁又上言壅水爲患者驗甚明臣嘗進愚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遷德淸并欲濬淸豐諸口歸納故道臣謂河過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而無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閒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柰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橫壟六塔商胡小𡑞百年之閒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也先帝睿斷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昭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

就效也臣請閉闞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
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數
建河議水官均未能屈或遣以甘言說偁曰回河上意
也公毋固執恐自貽禍偁曰人臣當官而行惟職是視
安敢妄測主意以負國也水官又請權堰梁村縷斷張
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
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
且會逐司定議以爲大利害也八年之間役費不貲也
已試久矣要當果決今又欲權堰縷斷首取之議不敢
同也張包一帶即闞村舊河中間空缺距西隄七八十
里就使回河悉爲縷斷安能禦大河之衝哉且東流闊
去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納去歲嘗開雞爪十五

餘丈末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壅橫潰之患何可勝言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決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是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迺詔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漕憲曰可第無益耳又曰將不塞張包以存北流於東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者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會中格復罷偁太息謂其子曰河無事妄擾之耳議者每以浸害塘濼上聞朝廷曾不知北流斷則塘濼遂淤矣北流尚存則恩冀滄景悉爲河南地以河爲限此大

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幾危紹聖之初竟漂敗之西營廣
武南抵澶淵吾謂不上壅則下潰既已信矣不三數歲
恐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爲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
撫使許將言大河東流的確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
止從北流則慮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大若直
閉北行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害竊謂
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塞諸
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
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
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
詔令吳安持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從長相
度具圖保明聞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來上紀事本末卷百

十二〔案此係合前後爲論所云八年二月丘月云云長編均未載

甲午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戊午吳安持賜服原注云趙鼎臣河渠志於此下載其父備奏議乞罷北外丞司當考今附注紹聖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案令原文已佚注亦無攷備語見前

詔章衡敘集賢院學士以刑部言三期滿應再敘也長編卷四百七十九元祐七年十二月章衡並除集賢學士原注云紹聖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甲午詔章衡敘集賢院學士以刑部言三期滿應再敘也不知此何以書或誤〔案長編元祐七年十二月原注云或誤則此自不誤當存其文

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決又權都水使者吳安持與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及河北運副使趙偁議論各不同雖已令安持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監司從長相度慮更有異議奏請往復詔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驛放朝辭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監及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所陳黃河利害文同議

如議論歸一即依前降指揮施行如有異議即仰呂希純井亮采定奪具圖狀保明聞奏先是范純仁再奏許將變行梁村內黃口事理稍便只安持亦以爲然即詔安持一面施行蘇轍曰大河之勢東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危急奏乞於西岸增築馬頭一百步約水向東朝廷指揮水官與安撫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東流上流別無疏虞然後施行逐司遂乞減馬頭一百步然是秋漲水爲馬頭所激轉射東岸漂蕩德清軍第一埽爲害最大及漲水稍落不能東行卻倒射西岸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然已降指揮越二日三省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已遣兩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

范純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猶留後事蘇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行是時太皇太后以為水官只在河上猶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人亦難決上曰此事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於是事遣呂希純井亮采往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戶部言淮東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樁并續收到坊場錢內撥賜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乘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撥三十萬緡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錢外於所乞坊場錢內撥賜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正月駙馬都尉韓嘉彥於長公主薦禮不遜擅宿外第責置蘄州〔案編年備要吏部侍郎彭汝礪言周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令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以婦得以勝其夫婦得以勝其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不可塞不可不謹

又除河東大銅錢禁（案）宋史本紀辛丑日食貨志下二熙豐後銅錢日少鐵錢遂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卯朔

甲辰張利一除軍職長編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十月甲辰蘇轍言利一不得軍情原注紹聖元年二月二日又除軍職尋罷之（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己亥西蕃頗來之孫言利一不足當任詔利一罷知潤州

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李清臣特授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鄧温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清臣自時召自眞定未至也後三日遣使賜茶藥舊錄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舊臣故用時初親政紹述也新錄辨曰清臣若倡紹述以得稱用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清臣之謂矣自上以以下二十字刪去又卷九十三又卷百一（案）欒城後集潁濱遺老傳云徽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

豐事數怒上意邪直尤方舊法太平治迹統類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楊畏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之道上郎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盡知其詳其姓名密以開異郎疏章惇安壽呂惠鄲鄧溫伯李清臣等行誼各加品題且密奏書萬言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編年備要云溫佾請復召潤甫尋卒蘇極遁鑑續編云帝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清賢在廷左右觽謨俾日邁忠議疏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李清臣怙才蹤進陰毀政柄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圖是羣姦嗣之重爲腐神之禍又云潤甫嘗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

己酉都水使者吳守持都水監鄭佑言勘會堰梁村縷繼張包開內黃決口疏口地開雞爪河凡五事乞據疏內相度同議已得歸一者使聽一面施行認令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興工即一面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紀事本末卷九

十一〔案畢沅續通鑑夏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庚戌集賢殿修撰知慶州〔案東部事略作廣州〕蔣之奇除寶文閣

寶文閣待制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之奇知慶州又卷四百八十二八年三月之奇權戶部侍郎原注紹聖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寶制〔案東部事略蔣之奇傳哲宗立除直龍圖閣歷發運使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言降集賢殿修撰知廣州賊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爲發運使改河北都轉知瀛州宋史本傳廣州妖人岑探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將番禺振嶺表羣不逞借之爲虐其勢甚張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進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宋文鑑卷四十曾肇除之奇寶文待制　云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爾持論維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驅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殺賊善民而隣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致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庶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既多乎

丁巳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言看詳都水監所奏乞權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閘內黃決口于賓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開雞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據大名府路安撫河北路都轉運使提刑司都水監官北外丞司狀並稱合行堰斷同議已得歸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興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己未呂希純井亮采歸自河上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簽書樞密院劉奉世援舊例乞與河議奉世文彥博吳充門下士也常以北流爲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東都事略蘇轍傳云初元豐中河決大吳旣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彥博等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以免決溢轍以爲不可及遣呂井往視歸極以北流爲便劉奉世乞與河議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罷亦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始通

附宣

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紀事本末卷九十一案宋史
本紀奚亥滅兩京河陽鄭州
四擧一等民祿山陵役青綱其賦甲子詔依章獻明書
皇后故事罷遜高遵惠諱宋文鑑卷三十二畢仲游代
宰相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云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
王中九月三日癸西大行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償千
于崇政殿之西階粵明年正月遷耐摩于永厚陵禮也
叢殿帝空祖庭燎晚雲似邵而復凝月雖暉而如修孝
孫嗣皇帝臣臨遣輿以與哀曠派容而永慕鳳吟管以
何悲龍振稱而若駐羽衛羅闕神儀布露爰制近司紀
陳聖度其詞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執
宣正后在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奴亦逾於前有系自姜
源深債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
端日符是興太母夙鍊太母躬義率仁居靜循地舍和
如春正素自稟聘明夙閭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
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微元豐末命帝命惟辟
聽斷勉同以補天隙隆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贈人倫
惟化俗衣有大練奩無片玉房闕不出四海在目信義
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
咨宗藩外戚滲滅惠慈人齊上宮雖卑不私幣講廉行
外朝靡踐池纂靡臨惟正自勉服御靡更惟惡是善事
爾萬方爲則屬典左右皇躬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文
千是寢隆且昌加天清明壽日之光治化方成憂勞亦
至外苦平居中潛遘厲坤軸軋以夜摧月輪闢而曉墜

守大化之靡恆尚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
雲霧猶隔蕙帳髣髴兮爐煙未消想仙馭以何適謝人
寰而已遙萬乘號慟哀遲九齋千官縞素兩泣東朝嗚
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伏復春兮時以徂儀轉盈兮
未忘於平昔池辞動兮難留於須與翼八嬰以爲衞陳
六衣而汜塗鳴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新遠意徘徊兮天
欲窺邈洛淵兮嗟備物之如在淪華岸兮知神遊之不
返山川已兆於眞宅松柏猶凝於故苑鳴呼哀哉玉晦
龍鑿瓮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闇泣晨車軌同兮難來於
萬岡寶座閒兮惟朝於百神魚惟柜以非日雁長鳴而
不春鳴呼哀哉成內則于三朝貽素風于十祀致理之
勤兮令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何遠其家以爲國而
羹其民之借于宜大書而作
冊俾永光于宋史鳴呼哀哉

甲子張士良陳衍梁知新罷御藥戶士良提點醴泉宮任便居住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士良獄原注張士良以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陳衍梁知新罷御藥房士良提點醴泉宮任便居住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吳安持所書河圖及利害范純仁曰昨專遣呂希純井亮采躬親行河決定利害宜

用其言不可復從水官之說上曰希純等行河不及一月而還止到大名未嘗至冀恐有所不盡也韓忠彥等曰呂希純等所上河議亦未可施行又以監察御史郭知章奏乞專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當專付之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丙子尚書省檢本易欠戶原注云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水官失職則責之可也希純亮采之議尋格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希純亮采不遣使在辛丑歸在己未

戊辰詔曰朕昨親奉皇太后聖諭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雖已備極崇奉而儀節之間猶有未稱蓋舊儀雖全比皇后而宮闈輿蓋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來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則褒隆之數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惓惓慈訓其下禮部太常寺禮

官參考典禮儀制及臣僚上牋拜名命婦進見等儀式

奏聞

記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欒城後集穎濱遺老傳云
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以兒未伯材
以門客奏徐州寅人實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
撤於部堂與邦直議之輔曰上始親皇太妃閤中事當
癖詳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
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
本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
朝廷又諮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日月
費侯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
已定邦直屬日此可為後法今姑子之可也上從之邦
直之附會類如此又案長編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
二月丙午禮部附書韓忠彥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
妃冊寶并一明法物已有故事原詳
詔聖元年十六月可考當前指此

三月壬申朔〔案〕據錢大昕朔閏考增朔字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奏

本所尋親到北京元城縣孫村口及館陶縣隄埽相視

一帶水勢次到梁村張包口及內黃縣蒲潘口相北流

水勢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廣行詢訪利害大抵北流

勢順下故河道常欲趨北前後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見今水流分路頗多今來逐司議論不同者四事惟張包河門等最爲要切安撫司都水監之意欲於斷堰處仍起隄三十里以防奪動大河轉運之意欲存留以爲北流下河所陳之利害本所契勘東流自梁村西下至孫水口一十六里有餘見今伏槽水勢約八九分已來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開大段窄狹其闞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橫截大河使之東去自闞村埽至內黃下埽空缺者七十餘里張包河乃在其間雖郎今水勢淺小然去北之勢極爲順便但自決大兕口後來累年之間北流隄防全不修葺郎目難以便依轉運提刑司所請張包等河門不行縷斷流待漲水之出仍乞閘內

歲決口鑿開元里隄使水勢無壅其東行亦依安撫司都水監所請疏口地開雞爪河以助東流之水勢保明奏是詔賓明日詔都水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舉照管措置務要於向下州軍別無疏虞候將來漲水見得河勢行流次第令都水監具的確利害保明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癸酉上批新知陳州龍圖閣待制蔡卞為中書舍人紀事本末卷百一

朝奉郎監察史郭知章奏臣竊見大河分東北之流河北生靈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議欲回河蓋嘗患之而未能也今茲河復故道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過若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視聞已開梁村閉北流尚有闞村張包河等處逐司議

論未一臣以謂都水監官朝夕從事於河上耳目之所見聞心志之所思慮議論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身之曲折高下利害輕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盡其職而惑於浮議臣恐河事一誤則河北之民未得安堵而樂業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專委水官以圖經久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勝幸甚長編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導河東流之議無功降責原注附證紹聖元年三月二日郭知章奏疏案今撰原注輯入又元祐八年十二月丙寅

乙亥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云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懸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者多止七八年耳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宣仁聖烈

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既長大防第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聖烈皇后有復辟之志卒不得申當國日久羣怨交焉及宣仁聖烈祔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九文卷百一

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學憑几聽斷十九年之間凡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拳拳業業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廣殿策之當世之務冀獲至言以有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政而效見於時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臣傳作士不

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案宋史李清臣傳作可差可藝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至於吏員猥多兵備刓闕饑饉薦至寇盜尙熾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夫亦何必焉（案宋史李清臣傳作聖人亦何有必焉）子大夫其悉陳之無隱中書侍郎清臣之言也（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舊錄云上親政內出策問士莫不欣慶知上紹述之意新錄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後世子孫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歸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間也況策問固曰可則因否則革矣亦何嘗必哉而云士莫不欣慶知上紹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刪去）

癸巳（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祿言關封水漲有司坐視不教令日全河北流濟浸成患原注鮮于綽傳信錄論北流事附紹聖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傳信錄原書已佚據長編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責降水官引鮮于綽傳信錄云紹聖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

滌水時猶有三分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仍決溢是年冬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埽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過漲水無流虞當議推賞如有衝決必重行遣至紹聖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經五稔矣或大小暴漲十餘丈隄岸決溢又值主者非諮不郎閉合關村水復成北流工部侍郎張商英天覺奏爲水官險附元簡姦臣同河東流所致追貴累年建議水官削職安置吳安持鄭侑王宗望郭知章曾君既等凡二十四人然設者謂元符二年之水三門開元所建聖德須并大厤年重修禹廟皆在山頂悉遭漂沒蕭自開元大淋以來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隄之過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爲戒務持兩端莫敢備然任責東流未復之前已淤平東塘其後又過佛聖窩塞侵及西埭矣

丁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畢漸以下通禮諸科經律及第出身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熙寗元豐者故漸爲之首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案〕遺老傳同此陳桱續通鑑作紹復熙寗元豐故

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欒城後集論策題約子作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加尊號裁損宗室恩至於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科舉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案〕遺老傳折作制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設抵當賣熟藥〔案〕欒

成後集此句下有凡類此者四字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懷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寬仁愷悌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有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

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議案欒城集作寢而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皇帝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專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祖父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奏入不報轍言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竊觀自陛下

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更改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令自宰臣以來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案欒城後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名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溢不平者朝廷雖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更張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如河流不可強過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獨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匆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

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以此匆匆則天下之幸也〔案欒城後集又載貼黃云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遺使者不能體先帝變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疲事困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加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諭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祕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以漢武帝事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案東都事略蘇轍傳作武帝英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第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

主乎〔案東都事略蘇轍傳作財用匱乏豈得謂之英主〕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即具奏曰〔案欒城後集爲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頻浼瀆天聽孤危之迹浸食不遑藏自去秋以來務耘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昧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欒城後集此下有云謹己遷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案欒城後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

所聞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過
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亦自難安原誠終自
愛君尊責尙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
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
也蓋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
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祗懼然以丕揚休功實
賴左右輔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爲姦言拂
於衆聞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頃被選
擢與聞事機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
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於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
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秉則經德之主言
而及此其心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尙爲

寬與姑務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紀事本末卷一
百原注此段參取實錄及蘇轍遺老傳并邵伯溫辨誣
前制吳安詩所草後制嘗求主名附益之此時呂希純
及蔡卞實爲中書舍人後制必卞所草也當考伯溫作
元祐辨誣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呂大防欲遷楊畏爲
諫議大夫范相曰上新聽政諫官嘗求正人楊畏不可
用呂相方約畏爲助謂范相曰豈以楊畏曾言相公邪
蘇門下在坐謂畏彈范相文范相曰某自擢呂被召不
知人有言也遂乞罷政哲宗不許呂相更超遷楊畏爲
禮部侍郎范相恐傷呂相意不復言後呂相充宣仁后
山陵使楊畏首背呂相稱述熙甯元豐政事與王安石
學術哲宗用其說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明年春殿試李
清臣作策題以熙甯元豐元祐故事相參兩存其說問
欽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楊畏覆考取主熙甯元
豐者故以畢漸爲首清臣遂以禮部尙書拜中書侍郎
欲取其位以蘇門下在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
弟改變先帝法度蘇門下奏曰陛下卽位宣仁后垂簾
之初臣兄軾方起謫籍知登州入爲郎官爲起居舍人
臣自均州監酒被召是時清臣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
弟變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
嘗以漢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聲色甚厲蘇門下頓首
待罪范相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蓋
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此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

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謝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門下初對范相譎揚畀彈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賢蘇門下尋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溫所云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月月當考按熙甯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國子監雕印詩書周禮義矣不知伯溫何故云爾也李清臣既爲中書侍郎乃出策題伯溫謂清臣先出策題誤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較此爲略

庚戌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陳桱通鑑續編云自成都召還又案陳桱通鑑書京權戶尚在改元後不紫月考改元在臣月則京權戶尚與此異〔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壬中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寅朔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詩行蘇轍誥重輕止衍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罷起居郎紀事本末卷百五

甲辰國子監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

左朝請郎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案五字據太平治迹統類補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言燾及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擅權時並以親舊相爲表裏逆傳旨意今百惡雖已貶黜而燾等猶未明云竄逐於是降燾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酒稅又案此皆六月事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諛附會一旦爲合或上絕君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

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汾分門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搆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鬧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伺候報探謂滅門監走馬鞚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身被譏議亦有足悲者若滋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以上數語與紀事本末相異餘均同）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寖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茲時乎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條上載六月臺諫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罷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貶廣德與除字說禁三條此條下又載祀禹知陝純仁罷相諸事而下又標閏月五月云云前後錯亂頗多錯簡下倣此）

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躬親相視得東流水勢已及八九分張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勢甚微上件河門若不斷閉切慮向去漲水不測牽奪大河水勢向西衝刷河門愈更深闊已牒大名府都大與本地分都大修閉限十日畢工去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綱要乙巳詔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閉張包河門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純及楊畏來之邵言責董敦逸黃慶基原注紹聖元年四月乙巳當考

庚戌龍圖閣學士曾布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布自高陽徙江甯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之宜改元以順天意初除戶部尚書尋改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云［案］陳桱通鑑續編初司馬光論曾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遂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五徙知江甯府過京留拜承旨

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誥詞語涉譏訕望劾寘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在先朝久以罷廢至元祐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靑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案編年備要載制詞曰軾行污而醜正學辟而欺罔[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自取疏斥肆予纂服開以自新報[illegible][illegible]心從出爲怨誹于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此立法造令之大經皆曰蠹國害民之弊政顧威靈之如在豈神理之可容深推厥辜宜寘遠服黜奪近職尚臨一邦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撰也（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編年備要云於是元祐諸人相繼黜責而軾爲之首）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覬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訕謗伏緣熙寧法度出於建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不副神宗愛民求治之意及至垂簾之後惠卿方用諫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詞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歸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卽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容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鎭澆風（紀事本末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統類）

載純仁此疏下又有云高士敏昔任成都曾有犯罪來之部旨任本路監司略無舉發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敏特與改官來之部又彈奏蘇軾云執政時曾其人所擇擊言音尋皆黜責當臺諫略不辨明及蘇軾得罪便云所諭太近吐剛茹柔率多類此使朝廷賞法逝中莫不由此又言呂惠卿謫時李清臣方爲左丞若言涉誣謗清臣豈肯書誥行出今舊臣悴有清臣在此更乞詢訪不聽

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布誥多方使咸體朕意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舊錄云詔旣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新錄辨曰紹聖初惇卞等主紹述之論旨持上下改元曰紹聖其意已明詔旣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爲相紹述旨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詔書惇稽下與耳范祖禹代言集載改元詔書乃祖禹所草當考案編年備要載御詔略曰朕月聽外朝之治躬臨萬務之徽渺若涉淵冰罔攸濟顯念祗承上帝誕保受民惟驗惠於先獻以纘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旦之辰載新元統之號宜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宋史本紀是日白虹貫日十朝綱要癸丑用翰林學士曾布言改元

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爲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

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俟執政有闕明日蘇轍責汝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

甲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荆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紀事本末卷百十三又卷百三十蔡渭訴其父確冤追贈左正議大夫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蔡渭訴粉昆事原注云按實錄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蔡渭訴確冤追贈左正議大夫案宋史本紀確追贈與王安石配饗同在甲寅日是月王寅朔甲寅十三日也確子孫依正議大夫亡歿條與恩澤見二十二日詔畢沅續通鑑云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帝爲奠蔡確之子渭京壻也於喪次訴其父冤甲寅復詔確爲右正議大夫長編作左正議必有一謀東都事略劉安世傳蔡確之子渭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附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無驗

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之罪猶得知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紀事本末卷百五案軾貶知英州在丁巳

十一日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胡宗愈爲通議大夫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戌翰林學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參照編詳宋史本紀四月戊辰同修國史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閏月丙申命左僕射章惇提舉修神宗國史五月己酉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文互異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于古之上而實錄所記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畢沅續通鑑上疏在戊辰日陳瓘通鑑續編云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誣蔡卞安石胥也邵伯温聞見前錄卞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爲芟落事實盡改正史據畢沅通鑑詔以日錄參定實錄在五月己酉

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案〕宋史哲宗本紀宰輔表均作左僕射編年通鑑編年備要同此作右兼中書〔案〕宋史本紀宰輔表中書作門下據長編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章惇放罪原注云惇以紹聖元年四月爲左

給崇門侍此右僕射
中書侍郎恐有誤
侍郎
案編年備要載制詞云方政
令出於簾帷操柄歸於廊廟
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強禦十年去國一日
德保弱難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平素履又日
四方之休戚壅於上聞羣臣之忠邪牽於公議眷求眞
宰秉我國成韜休學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禮部侍郎楊
畏亟介人語悖日畏前月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蘇以
逐摯蘇方欲逐呂蘇而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跡在元祐
心在熙甫首為
相公開路者
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為右正議大夫
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
純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詔以進不從
純仁數補疾求罷晨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案范
忠宣
行狀云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
恐公日太皇太后保祐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
功烈其誠心幽明所其鑒也今人主既親政而議者覼
自爲計不卹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詔書上之曰望陛下
禧敘而行以救薄俗
目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目云當
案范忠宣行狀云狂人趙
天啟作擬試策傳播于外
經聖覽
又臺官章疏或以取

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祐聖躬之意案范忠宣遺文繳引道詔書劄子下又有云此書不領行薄俗恐難禁止臣令再錄明道詔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又貼黃云方今妄爲誣訐者旣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詎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忠宣行狀云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甚懇切遂以公知潁昌府陛辭日賜坐廢荼慰勞甚渥上日卿耆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爲朕留卿雖在外兩爲宰輔凡有所以稗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形迹公一敬受命旣到官殖興實武歸役下穎昌汝州科稍草日百萬公日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薦饑之後加之道路陞遠則承爲深忠方請至七八方免然其破摩失業已十二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報到閤砦田野讙呼散舞加脫携穽方爲公立生祠會公南還畏事者止之

癸亥詔蔡確特依正議大夫亡歿條與子孫恩澤紀事本末卷百七

翰林學士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爲侍御史紀事本末卷百一

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間苦於差擾議者紛紛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之法詔府界諸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仍自指揮到日爲始左司諫翟思言祖宗以來中書差除銓曹注授各有條格不相參錯元祐大臣招權市恩舊係銓注昔多歸堂除奔競請託恬以成風望詔有司依祖宗以來中書差除立爲定法餘歸銓曹用元豐中選格注擬庶幾人無覬望詔送給事中中書舍人看詳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免役法據長編卷二百二十七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頒募役法原注云以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詳定是月壬寅朔二十六日爲丁卯編年通鑑於此條後書閏月五月而前已書六月辜諫論呂大防云云殊失前後次序宋史本紀與紀事本末同辨正見前甲辰張商英擢諫官壬戌章

惇爲右僕射下又案邵伯溫聞見前錄紹聖初哲宗銳政甲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帝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相容以事中出知北京

是月祕閣校理李昭玘爲祕書丞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李昭玘罷館職原注昭玘紹聖元年四月以祕閣校理爲祕書丞案宋史李昭玘傳用李清臣薦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多不葬昭飭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府推官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五路開寶通禮科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丙寅罷五路經律通禮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此條已書六月臺諫論呂大防云云前後殊失大序今依宋史附此辨正已見前甲辰張商英推諫官壬戌章惇爲右僕射及丁卯復元豐免役法兩條下王應麟玉海卷六十九云熙甯罷通禮科元祐六年四月乙未復置至是又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九

仁和張大昌輯注